隨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續篇上

眉尾巫覡溪祠

隨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五

續篇上

愚於均田正賦貢士選賢任官制軍之制既究其條理而次其說盖天下萬世治亂大體實在於此而毫髮無後世不可行者是惟自備遺忘而或有同志者亦不隱焉又於閑中或因見聞所及有所劄錄隨段以記不復類具盖有所不暇而本非有意於撰述也雖然爲人上者旣有誠心能是數者（即均田以下諸事）則民生可遂教化可行而凡他度數之可正者乃有以議爾苟於此不能雖有嘉謨嘉猷

徒虛語也

朝禮每月朔 世子百官朝(外官各於所在望闕禮)○每月五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東西班六品以上朝參(方有本司緊務者勿參)○每日議政府六曹堂上官宗正府成均館(六品以上)司憲府漢城府(六品以上)官各一員弘文館官二員輪次常參(議政府六曹當直堂下官亦常參○朝參常參凡有稟事者以次陞殿)○東西班九品以上各以衙門次第間日輪對(毋過五人)

凡朝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

外官下直肅拜差使員上來肅拜今固有之矣

守令邊將之遞歸者亦宜依古制必使肅拜引見問以其處軍民事及其所行政務則於知人用人治民撫軍之道必有所裨矣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即所謂治朝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禮記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玉藻

丘濬曰周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內

朝亦謂之燕朝卽路寢也外朝不常御人君每
日出視治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
聽政治以決可否之計盖視朝之時百官班次
以進奏對之際機務雜沓未易一一以詳悉也
故於退朝之後再御燕寢取其事務之要切者
重聽之與左右臣工委曲講究必釐其本末終
始如此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於中而
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然後行下如此
則朝廷所行之事皆所當行所禁之事皆所不
當行太平之根本在此矣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又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不能臨前殿御紫宸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正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入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又有含元前殿含元非大朝會不御○丘濬曰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唐制常日則隆而朔望反殺失輕重矣葉曰是日薦食陵寢有思慕之心盡於鷄鳴先行薦食之禮昧爽乃御殿受朝乎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到
中國竊見 皇上視朝之儀六部有事無不面
稟言官有論懷章親奏十三道府國官員有爲
進表而來者並其帶行吏卒而引跪于御階切
近之地爲班首者跪告曰某司吏某等某國吏
某等見 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之小帽
敝衣者咸得仰覩天光而俯伏稽首蠻夷之人
辮髮而左衽者無不禮見于御路 皇帝親傳
與飯喫三字知臣愚眷之衷尚有感祝之意四
海萬姓之傳聞其事者孰不曰吾皇庶幾無疾

病躬臨萬機而紛戴之心自不容已矣我朝雖有六曹常參之禮而絕無參現稟事之時外亦陪箋之員尚不得面見則其進貢吏卒尤無可望矣 殿下臨朝不數公輔侍從率望衣裳監司守令之行未聞面承聖敎而只於政院命以依前言送四字而已噫依前言送四字豈足以感動人心乎公朝如是外邑庶官之怠於民事者不足問矣我 莊憲大王逐日臨朝講論時政守令之辭朝者亦皆一一面敎曰某邑有某弊某邑有某弊汝往愼職務蘇子民是以政府

無日不坐六書之事無不關白最其大者而稟
決餘悉自理機務不煩而聖治日隆矣伏願
殿下上法天朝內遵 祖規
仁祖時許穡上疏曰古昔聖王之爲治也昧爽
丕顯坐而待旦日是不遑食晉接臣僚熙登庶
績而至於漢唐致治之君日御正殿視朝聽政
羣臣入對進言奏事上旣勵於治故下亦勤於
職百事以舉萬民以賴今 殿下則不然深居
九重之內罕見羣臣之面一日萬機只憑書記
一言之決而動爲十紙之多一刻之施而動爲

數口之遲上旣鮮於治故下亦怠於職焉百司
全不坐衙而時或坐衙泛泛度日許多機務皆
委於吏胥綱領頭緖失條目淆亂該物各司之所
掌而聚會於戶曹軍籍兵曹之本務而點爲都
摠廳工曹之匠人侵責各官徵送之價不啻千
百而官無所納兵曹之步兵督捧貧民輸納之
數不可勝計而用必不足銓曹之用人履歷朔
數從然不識本兵之分畫苦歇久近蕩然不辨
至於錢穀之出納獄訟之曲直祭享之牲幣六
禮之儀注專望其口漫不知何事曹禃所謂亡

於吏胥之手令將驗矣誠可痛矣雖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遠矣 殿下亦不知其然也臣請言之夫常叅朝叅 朝宗常行之法也載在五禮儀逐日上御便殿以接羣臣謂之常叅間日御正殿以朝羣臣謂之朝叅元告烽燧次告囚徒次告軍政臣以百官啓辭臺閣論劾政曹除拜皆於榻前爲之 祖宗朝視朝則然矣自燕山荒淫此禮遂廢 中廟即位三將無識不爲更設因循至今臣曾於丁酉年間見史官草冊每日前面必書傳常叅三字蓋以爲

應行而不行不存羊之意而惜之也復於上年見之則已不書之矣臣不覺淚下曰歷代爲治之法 祖宗視政之禮從此泯然今 殿下若欲念亂而圖治則莫逾於率由舊章也臣願命考五禮儀復設此禮而自上日臨不怠又於百官啓辭之後進而問之曰某管某事某事幾何其決幾何某某掌某物某數幾何某用幾何一一責之能者賞之不能者黜之且令百司逐日坐衙以昨日所務之事一一面陳於前則百官震肅各自理職井井條條莫不整齊吏胥何得而

下與於其間乎夫然後　祖宗朝美法良謨可次第以復行矣輪對　祖宗朝接庶僚之美法也　殿下以庸庸無取而廢之嘉言善謨豈人人之所能爲也日久人多則豈無一二之可取乎而　殿下遽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臣實惜之且聞　祖宗朝常參之外日御便殿以接臣僚或以繼夜事無不講言無不盡至今想望而嘆羨也臣願　殿下宜法　祖宗日接臣僚而無爲深居九重使上下隔閡廢政淹滯也

元正百僚會朝外藩則遣官奉箋以賀部

今世以元正冬至　生日爲三名節受百官朝賀
方國亦拜表陳賀
按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盖六服諸侯各以朝歲四方以時分來或春
或夏或秋或冬更遞而徧又王制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古制可考
者如此而已未聞有如後世所謂三名節朝賀
也古者朝聘皆陳事述職之事上下一於恭敬
謹禮將夫警戒之意無非所以奉天勤民思盡
其職也後世則無端君受賀以位爲樂臣稱賀

以諂爲分此正天理人欲之判也如有願治之君盍圖所以參酌古意以定一代之制也哉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冬十月朝賀置酒

此後世歲首行朝賀之始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故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爲歲首然朝賀則仍其舊用十月焉至後漢始命行朝會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歲序更端之始羣臣會朝則固當然也但不當賀爾宜於是時申戒有位使各儆其職可也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

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此後世冬至行朝賀之始蔡邕獨斷謂冬至陽氣起故賀然已違先王之典矣至於宋人五月朔亦賀尤爲無理

唐書玄宗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之（玄宗生日在八月後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德頤憲穆不置節名）

此後世人君以生日爲節而表賀之始（前代每一君爲一節如宋太祖爲長春節太宗爲乾明節之類至明一以萬壽聖節爲名）范氏曰大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

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
陽氣至之候不可違也社者國之大事不可移
也明皇享國旣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
義正君又爲諂首以逢迎之其罪大矣
眞西山告於理宗曰太宗之思親發於眞誠至
今讀者猶爲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
宴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典故臣子以此
爲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
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
事之臣饋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

過焉其害蓋至此也法太宗之誠鑑明皇之失
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是在聖君
按後世以元朝冬至生日爲三名節受朝賀
皆非三代之制也然元朝則正歲之初羣臣
朝君固宜爾也但賀非所當矣冬至則一陽
始生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厥有深意
矣受天下朝賀因以宴樂大與此義乖違也
至於生日爲節則作俑於唐明皇無義甚矣
其視太宗亦有愧焉 大明太祖嘗有詔曰
冬至先王閉關之日生日是朕感愴之辰其

勿朝賀此真百世卓然之舉惜乎處於諸臣之諂有始而不克終也

唐元朝儀其儀多循秦漢俗覲而或有可參取者姑附此以備考元正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殿有司設羣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置案陳車輿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褒聖侯位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位於道西武官三品以上位於介公之西少南文官四品五品位於道東六品以下位於橫街之南又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三品以上位於文武官三品之東西四品

以下分方位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又於朝集使之下諸親於四品五品之南設諸蕃方客位三等以上東方南方在東方朝集使之東西方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又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介公酅公在西朝堂之前武官在介公之南少退每等異位重行諸親位於文武官四品五品之南諸州朝集使東方南方位宗親之南使人分方於朝集使之下諸方客東方南方在東方朝集使之南西方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南

每國異位重行其日將士塡諸衛勒所部列黃麾
仗於門及陳於殿庭羣官就次侍中版奏請中嚴
諸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羣
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引四
品以下及諸親客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
外辦皇帝服袞冕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卽御座
南向坐符寶郞奉寶置於前公王以下及諸客使
等以次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
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舃升當御座前北面跪
稱某官某等言元正首祚萬福維新伏惟皇帝陛

下與天同休按此宣改以元正首祚萬物惟新伏願皇帝陛下聖敬日躋承天之休下制辭改以惟爾百辟萬方各恭其職警戒無怠同承天休爲當邦國則云御土口匸乃降階
納舄復位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傳承詔降詣羣官
東北西面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
慶與公等同之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又再拜
初羣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按俟
於延明門外侍郎就侍臣班初入戶部以諸州貢
物陳於太極門東東西廟禮部以諸蕃貢物可執
者蕃客執入就位其餘陳於明堂前上公將入門
中書侍郎降引其按入詣西階下立上公將升中

書令降立取所奏之文以升上公已賀中書令前
跪奏諸方表降置所奏之文於案侍郎引案退至
西階前案出初侍中已宣制朝集使及蕃客皆再
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
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禮
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
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太
府帥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
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
者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降出御輿

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閤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蓍

客先出揔諸州貢物謂晉貢物不必分戶禮二部皆宜禮部主掌

○經筵講儀以下缺

靜菴告于 中宗曰我國君臣之分隔絶通來屢裁講官平氣以坐而羣臣不知 上意之誠否故未能猝變者舊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變固矣 貞熹王后臨朝時羣臣莫能仰視循成此習若 成宗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洗滌門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羣臣震懾今之俯伏亦廢朝之餘習也

趙重峯上疏曰講官俯伏實非至敬之道 祖宗朝例賜便坐如 莊憲大王常叅傳者之日亦不停講而溫顏假色從容顧問有若家人父子然當此之時上下之志無有不通而民咨國病罔有不達所以訏謨定業以至今日休者也自 貞熹王后垂簾羣臣莫敢仰觀厥後習以爲常至於明良相遇而一向俯伏 明廟當筵亦嘗每許便坐矣夫羣臣之分判若天地天之與地必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然後能生育萬物而成交泰之功故君須虛心而望其啓沃下

瞻天顔而審其納否然後可以誠孚志通補闕
拾失而臻太平之盛矣自古以來未有上驕其
勢下怵其威而能成治道者也
○凡燕每歲春或秋禮燕群臣宗親文武官堂上以上及臺諫侍從並赴其餘
有特命乃赴○凡燕皆自經費司具設饌品器數
定有定式務從簡約器數御前十五器二品以上
十三器三品以下十一器湯三進則饌麵亦在其中上下皆三進此
酒五行有特命則七行或九行其觴有定制其行位
拜數登降之節俱有定儀若饌品過制則執法舉劾
論罪禮儀違則則規正引出准以明禮義和君臣爲
務○樂用雅樂並去女樂凡
簪花饌花等事一切華去
觴制造小鍾其容一合定爲恒式凡大小公宴以
此行用又以頒賜京各司及各道各邑藏爲壺據

做造以爲常用造鍾皆刻年月日頒賜字

今國俗宴享用油蜜果或高至尺許以爲觀美此等事所宜痛改者也凡造油蜜果方經四寸以用厚五分爲式御前十五楪正二品以上十楪堂上以上八楪堂下六楪當以是爲定規然此特因今爲式爾油蜜果則然不用可也

志曰燕享所以訓恭儉示慈惠凡所備具皆以此意爲制然後可無末流之弊

觀察使節度使赴京使使鄰國使臣辭朝還朝並燕工闕內停親燕則賜燕于禮曹○外方進箋賀命饋于禮曹郞官主之祿頒讌例時支

按古之人君禮燕臣工者其意蓋深矣一事而衆義具焉誠爲治之不可廢者也今國典雖有燕禮

而久廢不行蓋由奢侈成風一行公宴則國用糜
竭故也今國恤時責戚家一次進奠其費亦逾千金其他可知宜照 聖儉
痛革俗弊考究古禮定其儀式省其餼費限其器
數務令極簡毋或逾制而惟以明等位篤恩義講
治道浹上下爲務每年行之歲若不登則闕之如
此則於 聖主體羣臣同休恤而使臣工竭心徇
國之道必有大益也

或曰國典有每歲議政府六曹進宴忠勳府進
宴宗親府儀賓府進宴之文雖不可如此煩瀆
每歲一次諸衙門合設進宴則如何曰夫宴者

人君以臣下竭力盡能立事於國故飲食以勞之耳人臣進宴非古意也此非但古禮所無雖唐宋之制亦無此規臣之於君惟當竭力盡能以補益之豈可進以飲食而爲報其君也哉義旣不當則其獻禮褻分務後贏財之弊又曷可勝旣耶

漢書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擧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喧嘩失禮者

宋制以春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禮畢巡幸還
京宴羣臣大宴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
殿有司預具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辭
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曲宴七行或五行)每上
擧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擧酒或傳旨命釂
卽皆搢笏起飲再拜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其或
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按漢儀止是次起上壽則已非先王之制矣至
於後世之儀則又有賜花簪花等事尤爲戲娛
與古人祗敬重禮之意大相反無復可論也後

之人君如欲定制則宜取古禮究得其意而酌以今日之宜定爲一代之制可也

○國家昏禮宜遵古制訪選賢德罷今聚會子女閱視容色之弊（竊嘗聞之此事亦非東國舊俗 太宗朝欲以李續子爲駙馬使聲嫉池和往問之續不肯 太宗怒籍續家於是乃令士大夫子女聚入闕庭 親閱定之其後因以成例云）在 宣廟嘉禮時李珥上疏曰古之帝王所與爲昏姻者莫非先聖之後仁賢之裔而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會 闕庭辨其優劣如今日之爲已然之事雖不可追自今以後勿以容色服飾次等

級勿以推數吉凶為急務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
其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察其女德且出姓氏
先問大臣必待衆心允協然後乃定則天人之意
無不同矣蓋父母之賢否非九重之內所可的知
若不咨詢而遽定名目則羣下雖有所見何敢發
言三代已後家法之正無如趙宋其立后也必咨
于大臣此真後世之法也夫用一賢士去一不賢
尚待國人之皆可則況求聖女以配至尊而斷以
獨見乎至於六禮之儀不須一依前例當使儒臣
廣攷古儀講求禮經以立善後之制則昏姻之禮

正麟趾之化可冀矣

宋元祐中哲宗將立后范祖禹上言宣仁陳擇后四事一曰族姓曰古之帝王所與爲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二曰女德曰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此皆詩書所載以爲永鑑者毋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觀其祖考察其家法參以處事乃可知也三曰隆禮曰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孔子曰

冕而親迎親之也今親王娶妻亦無齊體之禮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顧正基本以先天下四曰博議曰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夫用一執政進一法臣必欲協天下之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其書凡數千言忠正懇備可爲後世法詳在本書 其書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嬀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與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

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爲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皇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

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
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
姒此皆聖賢所記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鑑
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
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勳
貴之家其餘敗亂亡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
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
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
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覽上古近鑑後世上忌天地宗廟之奉下
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
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
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
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
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
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
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
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
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
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

至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
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
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
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
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雖有士禮
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来雖以士禮推而
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
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
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
配偶者哉至於鄙褻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妻
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渉於此者願陛下
一洗屛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
所謂聘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
主之故春秋書祭公来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
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
簡必與其議故其詔曰覽二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
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蓋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
宋綬皆以爲言德音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

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
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
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
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況
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
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
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
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
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所職在以
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
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
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

一凡男女昏娶年歲必從禮制禁早昏者
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後賢又酌禮
今男自十六至三十女自十四至二十其參人情
亦至矣今王室子女昏娶太早貴戚慕傚之因以

成風傷教化致疾夭之本實在於此宜自國家一
從禮制申禁在下之違者

一申明親迎之禮
今國家 王子王女昏姻皆行親迎之禮而上大
夫家因陋苟簡壻留婦家故不曰娶妻而曰入丈
是陽反從陰大失男女之義宜明飭禮法以正人
倫之道

一凡昏姻幣帛從人服飾饌食之節皆定其式痛禁
奢侈之弊
昏姻奢侈之習爲今莫大之弊貧者苦於無財而

恥不若人必破家從俗貴勢者因以求請納賄無所不至不有上之人明禮正俗俗無由自正矣古禮既極簡當今文亦甚省約凡幣帛從人服飾飲食之類差以貴賤皆定其式宜自國家一遵其制嚴飭在下毋或敢踰若有踰犯者治以重律

○宗親宰臣之喪輟朝致賻弔祭等事並依常典

輟朝 國家朞親及三公二日大功親及一品二日散[illegible]小功親及正二品一日

致賻 宗親文武官從二品綿布十二疋正二品八疋從三品及宗親六品以上四疋[illegible]侍○

若有特旨則不在此限○[illegible]

弔祭 文武官正三品以上及功臣宗親皆致祭[illegible]姓○因公在外死者戰[illegible]

死者勿論職秩

並致賻致祭

或曰宗室至衆臣多爵踚品卑者似不可盡爲致祭宜限三四品則如何曰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則凡在宗籍者不可不致賻致祭也日是則今例亦甚矣至於朝臣則今從二品以上乃致祭此及堂上何也曰禮士喪亦赴於君君使人吊又賻襚又君親視大斂古者君臣之際可見矣今縱不能一如古禮吊祭不可不及堂上而致賻及於從三及侍從之臣也

舉哀臨喪

有旨乃行

禮葬

王妃父母嬪貴人大君王子君及夫人公主翁主及宗親儀賓文武官正一品及一等功臣爲一二等禮葬從一品及二三等功臣爲二等禮葬正二品及三等功臣爲三等禮葬從二品儀賓

三品等

一凡喪葬明立限制痛禁奢侈之弊雖禮葬者亦勿許踰制發民以病民力

一凡發引自大君以下皆用輪車駕以馬以馬引車亦謂之駕或用轝駕馬用彩車隻輪或獨輪隨所宜車上設彩飾綳上俗所謂駕車以馬四方有索使人執之若路險行遠則或用轝杠駕馬亦可凡造轝務使輕緻紙轝極好○凡士夫家貧不能具馬者用牛駕之亦可毋得用人肩舁今俗用人肩舁喪轝謂之擔持用人肩舁者論以僭禮

一禮葬者賜國馬以駕車二匹可也賜以司僕馬喪家亦宜以其所有馬備用又定護車及儀從人數一等六十名護車人二十名儀從人四十名○護車即執引者引即紼也喪車前後左右有索使人執之以備傾側二等四十五名

護軍人十五名儀從人三十名三等三十名護軍人十名儀從人二十名此外不得調發閑户

古者君於臣喪皆賵以馬助其送葬況在禮葬者乎賜馬送喪實合古儀

一應在禮葬者非至親大勳皆給價使備凡百以行不得調發人夫護軍儀從人之類若營墓夫則不八此內若路遠百里以外則發引間一路給其護行人料給料人數一等六十名二等四十五名三等三十名每名一日米三升式馬料則皆八疋每疋一日黃豆四升式以經費會減○凡給料者該司監外方則詳程列站發關各其邑排日懸錄所下數終到官回送戶關以爲憑考之地

禮葬給價一等米一百五十斛二等百二十斛三等九十斛京中或葬處隨喪家自願給之○元數內准常式米錢或布叅半以給○石入

之類太不當有者不宜論於禮葬中

一禮葬營墓夫亦定其數凡葬時役使人數皆在此中一等二百名二等一百五十名三等一百名皆三日赴役此亦役以閑戶而閑戶之役三日外亦不得加役若其邑閑戶已爲盡役則切不得分定他邑以致民弊募人以役會減本邑經費給價每一人三日米二十斗則五升爲式若本家願受價米則以價給之

一非禮葬者不得調發護車儀從人無朝命而監司守令擅調者以擅調軍兵律論杖一百邊遠充軍○與者受者與同營墓夫或減人倍役而私徵役價者主喪人及當該官俱以贓律論此謂除出役丁收其役價而責一人以數人之役者若依式以價受於官者非以此論又近來勳貴之喪若自國家給役夫則收其役價而又爲私借役夫於守令者頗多其弊所至不

可勝言如此者主者及聽從守令皆論以枉法

一 沙臺石亦以僭禮論 沙臺石本禁法而近來法弛貴勢家尋常用之宜申明舊法雖一等禮葬勿許用與隧道同論

一 堂上以上 唯論實職者 禮葬定給營墓夫從二品四十名堂上二十名皆三日赴役 此亦以閭戶若其邑閭戶己役無餘則依上例以經費依式募人以給或以價給本家

一 遠方朝士從仕於京身死不能歸葬者禮曹啓聞給喪需 自戶曹量給米錢以補行喪所需○量其皆勢遂以程道以定其緊若路遠不便自京盡給者則量於中路折關文給四京關會減可也

一 奉使朝臣客死外方者自其處辦喪備 其處經費會減 外

官在任身死者自其所部資送等事俱見本條
紙轝竹格之法極輕緻非唯便好於行喪亦甚華
美卿大夫用之小無所歉此法近來新出令通行
於世可也若用輪車則上設小方床(即懸床)以備傾
側之途亦無不可(小方床今無禁法然原其本意施於肩轝多用卑人故不許士夫用也若施於車上則有便好而別無傷害民力不當爲禁也)
今畿民之不堪支保者莫甚於擔持之弊國無定
法而監都事守令皆得任意調發故非但貴顯者
爲之雖士庶家苟有攀連之勢者皆得傳傳請託
發民擔持而後已古者天子車輅皆以馬駕自秦

始皇以人役之天子尚然況人臣而無論貴賤發民肩役使斯民不獲保耶由是一國之中畿內及直路尤殘人戶蕭然城池廢沒國政得失此亦可見今畿邑擔持之役以里次輪回或月五六次或逐日而至而累糧待候多至累日鞭驅之苦人所不堪或有故者借人代送則一次價米四五斗是一户所入亦重於其田賦矣營墓夫則雖無隸爲待候之事而多有越境赴役必經累日故亦甚苦近年雖有勿許擔持給駕牛之教徒有其教而守令不之行此非但綱紀解弛而然盖緣擔持之規國無禁令故人得爲之喪家初既擔持中路守令雖欲給以駕牛不但牛無出處駕牛亦是本家所當備而使一路守令辦給則無出處矣器械有異勢

不得行而又難於狼狽境內故未免依前發民給之也必先白 王子不許擔持然後駕馬之法可行不然雖有 上教轉相倣傚終不得行也（蓋王子得用則貴戚獨不欲爲之乎貴戚所爲之事宰相朝士獨不欲爲之乎朝士大夫皆得所爲之則凡其族類誰不欲爲之人子之送其親情固無窮既入人得爲則雖有知其非法之不可者亦憪於送親之不若人不許其他而爲之此其勢固然而終至於傳傳請托之未已也）若國有定法則非但民生得所士夫亦各得其分而無憾於葬親矣（人人安分則皆得其分之所當爲也今無勢者雖借得擔夫事多齟齬中路狼狽者多而不得不悲者以人人皆爲之故也若國有定法則人皆安之可無此患且喪葬本當親戚隣里自爲相助各稱其家而盡其心而已豈必非理求假冒用民力而後爲無憾耶）至於禮葬則

其弊尤甚一度禮葬罷民蕩殘有同經亂公庇之
禮雖極隆厚安葬事役必有其限而其間雇使徵
布民之受害無有限極故也假如各色人夫千名則監司例以千名分定於諸邑諸邑發民各定色吏齋糧往候客地其間色吏操弄已爲不少而主家與事者必責以難堪之事使之重納價布償役然後只以窮不能納價者不限日役之是以一日之役或至數[illegible]日一夫之價或至三四十天而所入人夫又無定限不啻數千皆稱貸納布歸而分徵隣里而不足償矣此將其一事其間祭需器具凡百事爲皆分定各邑責辦民間而無事不然是以喪家奴隷亦皆致富而萬民破産矣必明有定式痛革其弊然後生民可得
保矣

或曰雖記士喪亦須舁人則是亦用人也曰士亦使人執引引車非用人舁也按儀禮士喪

禮祖奠薦車薦馬餙柩屬引引即紼也盖用馬駕車而入有引使人執之以備傾側也若不用馬何以有薦車薦馬之文其下又何以有公賵馬之事乎鄭註引雜記之文以釋屬引而曰古者人引柩而後人因以爲近於後世有舁恐非經旨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城郭宮廟凡百公役皆在其中豈如今之無論千里百里人得發民擔持乎果令如是則是其末弊也尙可謂之古法乎古者公卿以上皆是有土之君而其用民力亦不踰常式其餘士庶則制令百家爲族而使之相葬是其親戚隣里相助以葬而已

一外方上番軍士死則令其同隊草葬立標（同隊十人皆給由使之草葬若無殮體之物則自公給之）移文本官令其親屬收其公恤其資酌定其式以錢給之（每五十里米一斗爲式如百里則二斗五百里則十斗之類總計其數以錢代給其親屬告本官本官給文來納本曹然後施行○若路遠不屬可自京盡給者）

則量於中路邑折開支給回原關會減邊鎮防軍身死者同

今京城每歲冬上番軍士凍死者非一而傳曳屍體暴棄道傍犬豕恣食之慘不忍見夫鄉閭村落之間雖有行乞之屍如此者主民教者猶當悼其俗之不美而責其村里掩葬之矣豈以京都王化所本而遠方軍民爲國事來京至於凍死宰相百官目見如斯以爲常事而莫之念乎政之廢也噫其久矣宜自朝廷明定令式若有軍士死者令其同隊即告兵曹依式施行其無親屬收去者則公給所資令永埋之其埋瘞時亦可依軍禮令其隊長率同隊以齎帶飮食奠之

若有如前懸棄者則兵曹官吏從重治罪亦也或謂雷士屍體當以驛傳送此則未妥凡事過重則反有所不行處若如此則非但驛卒偏苦難堪其所傳之屍亦未必善去矣

一墳墓定限禁耕牧宗親文武官一品四面各限一百步二品九十步三品八十步四品七十步五品六十步六品五十步七品至九品四十步生員進士及有蔭者同九品女從夫職庶民十步○新塋在葬前者勿禁○京城底十里宮門五里人家百步內勿葬當申明此法勿論左右案山內一從步數

○陵寢四面各距一千步仍當今以三里爲限○徐花潭上疏曰古者有冢人之

官掌公墓之地定於一處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昭穆爲左右又令同姓諸侯大夫士葬於前後今一從風水之說世各占之每開 山陵雖宗戚之墓皆令撤而去之山外民田亦皆荒之 陵之入占地甚廣民無蒭茂之所隆運至於千歲之遠則 園陵相望於郊畿之外田野盡荒不容餘地百里之內夐絶人迹弊至於此臣不知其何以處之也

○凡官府坐起非有故日必開坐長官佐貳郎官會坐儀見去此今諸道監司開坐都事不同參坐營中百事皆無

下與只日一問安而已都事乃監司佐貳亦是畿
設官本意戒當令監司開坐都事必同參坐一如
京衙門佐貳官例兵水使虞候各邑貳官皆同此
凡京外官府坐起必張牌外方則坐起吹又張牌將開坐張肅
整牌於大門外兩傍則吏民皆肅整以入決事凡有
私客皆不敢入非公事則皆是私客將罷坐改張迴避牌則各
房吏卒皆退只有候候者府中閑暇爲官者乃許優便或
接應賓客或講書琴射聞中國之制如此云
今八方官府開坐時接私客應私事公私雜亂事
多非便至於京諸司則官員既在其家而官府坐

起居爲近戲若令京衙門長官亦挈家赴居其司而凡京外坐起又定規如此則官府事體整肅而聽事專一請託不滋矣

趙重峯上疏曰臣到中國見禮部坐起之儀堂上未坐前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觀政進士東西拒向立于堂上而暫揖歷事監生相向立于東西階上堂吏立于其後堂上自後閤出坐則郎中以下俱向堂上立而揖（止一揖于二堂上不各揖）堂上拾椅上微揖郎中以下分立東西相向一揖（自與其郎位相揖也）而出監生堂吏以次進于蓆下一揖而退郎中以下退于

其局司坐議事外官白事者立于庭下進跪月臺上郎中一人手持揭帖一揖而置于堂上之案堂上只起來外官乃起一揖而退堂上受投文(即我國所志)分付于四司退歇于火房郎官詳議其事白以決之以故凡奏下公事不過一二日而覆奏民帖則即日決給中朝之禮貌整肅而治事不滯如此我朝六曹等處禮貌踈而弊風嚴戲慢無理之事今雖少華而佐郎之於正郎猶不敢仰首與言凡有公事一付之曹司曹司不能盡治其事啓下公事或經旬月而不思申覆軍民訟牒不賂于書吏

則不即決給臣恐此弊不除則國事終無可治之日矣

○觀察使巡行列邑必從容留住實察諸事節度使亦然

監司巡部將以觀民風俗察民苦樂宣布王化導達下情而審守令之賢否驗政治之得失也此非奔馳晷刻之間所可能今之爲方岳者例皆倏巡忽過一日一邑或至數縣而守令罕相接面監司之巡豈但使縈擗道路而已宜令監司簡其騶從所到從容留住大邑則五六日小邑亦必三四日

凡有詞訟決皆務詳審接見守令同參聽政清夜之
際又爲引問使邑中諸事無不畢達躬至學校講
問精洽凡百規度(度量衡之屬亦是)亦皆驗察如是而後
風俗之美惡民情之苦樂守令賢否治教得失庶
可考實而設刑黜陟無所失當矣若其供億則一
以經費從優會減(有定式)則列邑亦無難支之弊矣
節度使雖主兵設其從容賜視實察凡事亦然
(今觀察使巡列邑詣學拜聖而節度使則否節度使雖主軍務亦非學外之事節度使巡到亦拜聖)

○慾罷京外娼妓女樂(慾罷娼籍使有定夫而勿使執樂○若行杯則用小吏設)

樂則用工人使客之至若依舊使鼓行盃執樂薦寢者主客俱削職除名

娼妓之設誨淫引逸之具也化一世而入於荒淫昏靡之域者莫甚於此禮公庭不言婦女言之亦在所禁而况於狎昵乎古者上自朝廷郊廟以至官府閭巷政教號令衣服飲食燕樂莫非以天理而爲之制度故人皆習其事安其俗而不自知其日遷善遠罪也後世朝廷官府以及閭巷凡百規制一切苟且唯人欲之取便是致習其事安其俗者亦日流於惡而不自知此所以世道汙下亂日常多雖有嚴刑峻法而不能禁人之入於罪也明

王有作當一齊罷之況於官設娼樂導以淫蕩者乎

或曰我〻莊憲大王朝有罷官妓之議人皆謂許稠剛嚴必力主之問於稠則不可曰官物取之無妨若罷此則年少朝官客於外者必有作奸冒奪陷於罪者於是其議乃止許稠名相也必有所見矣曰人之情欲縱之則愈熾吾聞以禮御心未聞導欲止慾而人欲之起皆由於視聽所以古人必尊其瞻視而放淫聲遠邪色也今也畜淫娼一聞使娼之來必令冶容姿姱衣裳而待之及其來也

則行酒以侑之執樂以挑之稱之曰房妓而公然眠寢彼爲使客者亦曰官物取之無妨而不以爲嫌因以牽情溺欲害政事傷風敎而喪失其本心者不可勝數夫有此而不爲所奪者上也不可人人而責之無此而安焉無失者人人皆能至若不勝其欲而奪民妻女陷於罪戾者至下之人也本無足論國家立制而不務明禮法正人心而惟爲至下之人預設其具以濟其私欲者豈理也哉苟如其說也則好貨亦人欲之所不能無者恐人之陷於罪而預爲非義之貨無妨之制以待之乎

今夫奉使官府者則雖名士大夫多未免於流連而私客鄉閭者則雖庸下之流未聞以久客而犯奸者勢使然也以此見之綱之言亦未免俗見而娼妓之罷無可持疑者且以近事言之京選未罷時士大夫荒亂靡靡有同聾徒罷去其弊即止頃年豊呈時暫聚鄉妓朝士爭鼓相鬪辱者甚多其得失亦可驗矣且彼亦人也上之人既不能教以人倫而編籍爲妓使不得有定夫欲有定夫則輒罪之是何等規制乎

大明法官員及官人子孫並不得近娼女我國中廟朝己卯年間嘗罷之及袞得志復設

一迎詔時罷假山優戲

按假山優戲本出胡俗不經之甚大違祗承詔勅之禮且招集八方優人數千餘累月留京其破民家產蕩人心目者其爲害亦甚非細宜一切罷之

或謂此雖戲偏不經之甚用其迎詔久矣擅罷非便此是我國因襲舊陋而未改爾非中朝典令所有其罷否非中朝所當知然若謂擅罷非便則備陳其由具咨而罷之

○官員所供京官皆自家供令因知是矣雖京衙門長官率眷赴居公衙亦自家供

一各邑使客支供皆定器皿數[illegible]器[illegible]飲食堂下使客奉命者[illegible]堂上[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

一凡外方宴使客必以禮宴無流連之宴凡使臣奉命至諸府與竣事迴還及赴京聘隣國使出境與還至境上皆設禮宴其他過行邑則勿許開宴○其饌品器數亦有定式二品以上十三器三品以下十一器湯三進酒五酌或七酌唯大賓大饗有九酌鼓大饗則正亟

静菴告于　中宗曰廢朝時士大夫肆意耽樂風流奢靡而社稷幾危遊樂之害事於此可見今之有識者亦爲習俗所移指儉約爲蕭條以宴遊豊侈爲太平氣像一言喪邦其此之謂歟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竊見中原之人無不節用官員家供止以數器有

從私家所會尤尚儉素宴飲之際酌以小鍾限其行數不敢踰節亂怪荒廢厥事所以公私咸裕廢致不墜我國之俗專以豐饌崇飲爲務財盡而不知憂民窮而不知恤上命而不知從以暴殄天物斲傷國本者罔有紀極内司廢官雖行家供而豪奢之甚盛備饌品貪弱之士羞不能及里巷之間不許遠慮而靡費尤甚此何等風俗而不思改之乎外方列邑雖有限品定器之教專不奉行間有欲遵者而經行使臣視其饌品之豐約以定其人之賢否故名爲有識者

考且屈而從俗無知守令又何足責是以君無
故不殺牛而營吏趍從亦必屠牛以饗之大夫
乃得三飯而七歲衙兒或具多品至如詔使之
來大邑間設九爵之宴而私行無賴者亦皆張
筵設樂窮宵酣飲彼酒與殽非天隕而地湧也
輪定邑吏爲肉禮房月給三牛之價而官員所
食者或至十牛輪定官婢爲酒毋月給三石之
米而官員所飲者幾至二十石以至客舍將校
困於燈席園頭官奴困於菜果責田徵族侵索
村氓而猶不能支則裂衣爲囊相率而逃中原

廢官一鷄一魚不敢撗歛于民間而我國爲官者以養口腹之故害及　祖宗之赤子者不知其幾千萬則可不君臣相警汲汲乎菲食而正供也哉而况遠方將士亢多崇飲棄鎭越境浮觴連日不惟割剥殘卒之爲可慮賊乘其虛則誰復防守嗚呼中原之地酒禍猶火而我國之人崇飲夭死者不可勝記彼雖以欲敗身在聖主濟世壽域之心實所矜憫而禍源不可不防也臣謹具小鍾子十枚以進伏願　殿下上法皇祖之禁秫體　光廟之戒酒二以垂摸于億

口八以爵揲于各道使其做爲白鍾於大賓大
祀鄉飲鄉射之除一從華禮刻定爵數俾勿縱醉
其他非時非禮之宴及與私行飲過三酌者一依
酒誥之法則庶無糜財病民妨政廢事之弊矣

○衣冠之制宜一遵華制

衣冠制度當一遵華制遵華制者盖爲得六大之宜法象之正也今中國有失者則亦當考元古制也

去笠代以冠巾

公服者公服之裡必貼裡廣帶

舊公服裡若著貼裡俗稱固道貼裡乃戎服也時或疊鼓疊鍾則百官即列信地脫公服則不待更著而便是戎服也盖安不忘危之意也今則此

制亦廢矣○今按公服裡著深衣尤好

婦人服去足頭里代以鍛子

官吏服外方一同京吏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窃見中朝衣冠之制幞頭軟脚名曰鴈翅其制勾曲其端橫揷之而曲處向上若舉翻奮迅之象故又名展翅紅袍青袍襞積一如道袍而不如團領其他常服自上達下不尚浮大而距地寸數如一窃考洪武所定之規文官之衣距地一寸武官之衣距地五寸袖濶俱一尺袪口文則九寸而武僅容出拳穿衣撤直

領[其制前如貼裡後如直領左右兩旁各有襞積]今雖文武同制而蓋齊端嚴儒巾[或曰民字巾形如民字故也]其制或竹結而畧以緇布或糊紙爲之而着絲雖常着而行于烟雨之道不如我國士巾之遇露輙垂擧人之在監者及武學生之參禮于西庭者俱服儒巾黑團領其他學生中外俱服襴衫[玉色而緣以青綃緣廣二寸]衆士之所謂青衿者與此大異宦者之巾竹結布畧形如帽子有職者有簷[自項後上起高於帽一寸形如立尾]無職者止着帽子但以布自前畧之垂其餘于項後所服之衣或穿貼裡或穿衣撒直領[前如貼裡]

後如直領帶用細條兒雖侍立于搨前者止服此衣祿薄之官亦所易備文武庶官皆佩牙牌以記職名而俱黑其綬官者則赤以別之遼東廣寧雖是遠郡而任事椽吏巾如書吏而稍高俱服團領蓋守令冠帶聽事則吏不敢不服其服而我國外邑之吏俱無禮服甚不如人形乎壞義州等處吏服尚同各司之吏他邑若令依此改之則雖刀筆之賤儼俱禮服而庶無淅僻之習矣男童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總於頂後俱戴帽子鄉士庶人之子俱

二十然後乃冠女子既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髢髻兵制北人結以鉄絲南人用竹爲之俱裹以絹又捲絹爲首帕名曰鏝子冬日則或以毛皮爲之名曰㬢額白額繞髻結于頂後而上攢以笄婦人医事出外則飾鏝子以六絹或加皮金新婦親迎之際亦止戴此而已或施七寶粧嚴俗所謂花冠也昔子之袖甚濶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襞短而不務豐飾其衣冠靚粧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臣路見向化達子我國童男及女人歛髮之容不幸而近之是雖習俗流傳之久而於 聖

上一變至道之機若入因循則異時華史謂朝鮮
爲冠帶之國乎竊聞卿士之家欲倣此以斂其
男女之髮而無上命故未敢也若令士夫先行
而民以漸改則庶乎變夏之不難矣腦包即我
國之所謂耳掩也其制雖小而便於常着女人
則惟老病者服之而其制尤小易備我國耳掩
好尚侈大常民猶用兩具之皮女人毛冠幾用
三具其大者幾用五具以故皮價甚高貧而老
病者不得着若令依此改之一禁侈大之習則
皮價不湧而徧及老病之人矣中原雖有笠制

而人不能備其出入之際文官着忠靜冠武官着毛帽而有簷儒用儒巾或着方巾吏用吏巾常人皆着帽子而東方之人不論貴賤通戴笠子屢費重價若從華俗使吏士常着其巾庶人止戴帽子則隨土所産或染苧布或染麻布而爲之不必用毛段窮人庶無費價買笠之患矣中原之制不惟簡約易備而如今天下同文之日如雲南貴州距京師萬餘里曾是椎髻侏離之域大小男女一遵華制況我箕邦距京師不滿四千實與五服諸侯無異而衣冠多有可羞者臣謹具圖樣以進請以

此下于工曹頒于八道使之改作悉從華制

深衣依韓氏說

韓久菴深衣圖說曰深衣之制禮記本篇及王藻所載明白簡切本無難曉而註疏諸家曲生意見紛紜穿鑿遂使經文本義爲所掩盖朱子晩年所服與家禮不同必有定說而今其遺書未見明證僅出於門人蔡楊氏之說而當時猶恨不得聞其詳但知一掃疏家之謬不知並與註家而掃之掃去一重又有一重其不得經文本義則一也愚嘗出於僭妄每讀經書不用一

字訓詁參錯其間直將白本平心玩索積有年紀庶幾或得作者之意一朝似見字義有法皆爲恰當後易不得既而反以求之人身上宣穿着便起居可用於古而亦可用於今憶聖人制作在易而求諸難有如此夫抱經尚友恨不得與蔡楊諸先達上下論辨而獻疑於朱夫子也至於喪服領袵先儒已有成說雖不敢忘爲吝喙而以深衣之制推之亦不能無惑如或好禮君子因此起疑以爲紬繹之端則其於復古之制豈勝幸甚○續袵鉤邊○續邊也儀禮喪服

篇曰袪屬幅續與屬古字通用袪衣前兩襟也古衣皆爲上衣下裳裳從一邊圍腰前面回巳不分開矣別用一幅布交解裁之上尖下廣分綴於衣之兩襟左掩其右俾免分開古人所謂右袪數袪歛袪皆指此兩言也惟深衣衣與裳連綴自領下至裳末一面分開不用別幅爲袪只兩襟對下繞袒連續故云續袪兩袪既不得交掩則須用結纓듸마左右交鈎然後可無分開之患故又云鈎邊今之箕非領襟即其遺制也至蔡云袪當旁旁即傍幅邊邊旁也鄭氏錯認

旁爲人身兩旁故說袵字不去強解凡裳幅交
解處皆謂之袵也袵本衣襟交接之名故凡兩
物連接借以爲喻則固有之檀弓曰袵每束一
釋之者以小要縫鐵連合棺與蓋之際故名爲袵
是也何嘗直以裳幅爲袵乎且衣裳連綴則裳
之兩邊皆在前面左右縫合更不復言也既曰
續袵又曰鉤邊何其文義之重疊煩複別爲致
詳於不必詳之地耶吾恐其必不然也鄭註既
誤釋經文而疏家又誤釋註文愈往愈失至以
無用之剩幅左右交壽不有蔡楊諸公推求朱

子之意而改正之則後世幾不免服妖而獨措其得註意而不得經意猶爲備壁之說也○曲袷　袷領緣也衣領兩邊當頤頷處裁割平方如今喪服前濶中之制以安項而以二寸皂綃純其邊故云曲袷經曰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氏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疏云方領似今擁咽司馬温公曰方領如今上領衣但方裁之本出胡服須用結紐云云鄭氏所謂小兒衣領今尚有之與司馬公所謂上領衣相似疏家所證擁咽雖未詳其制以文義見之亦不過擁護咽

項如上領衣也隋煬帝遊幸頭數宮取其簡便服之漢時未有故鄭以小兒領喻之其實一也然則司馬氏以前方領之制一入不專矣但鄭氏既誤釋續衽而又欲以兩襟交掩故其領亦擬其向上繞項也若知兩襟對一一布旁相當爲續衽則兩領割處左右交合即其曲袷雖欲引而上向亦不可得也經曰袍者貫繩繩在背而方在前不亦皎然明甚乎蓋爲方領則不得不爲續衽爲續衽則不得不爲鉤邊雖爲三事而實相因也朱子曰兩襟交掩在腋下則兩領

之會自方若不用別幅爲袵必欲牽引兩襟至於脥下將不勝其拘攣便身之服恐不如此而雖强令交掩亦未見曲袷如矩之狀矣然則裁割方領眞不着尺寸何也曰人身肥瘠不同但令濶狹隨宜不必拘也且玉藻曰深衣三袪諸家皆以腰縫之圍經之竊詳其文義若云深衣腰三袪則誠如諸家之說今只云深衣三袪而指爲腰圍豈非扤揑乎恐其不然也愚意以爲袖口曰袪左右袖旣有袪兩袖中間又有方領如袖口故云三袪盖欲以明釋深衣之爲方領也

經曰袪尺二寸則其空圍實二尺四寸也今考領空圍亦二尺四寸則足以安中人之項而正如袖口之有袪然則其尺寸亦不爲無所據矣曰鉤邊之結紐當用幾箇子耶曰於經無所考此必有其制而今缺不得矣但儀禮士喪禮殺冒之制君綴旁七大夫五士三殺冒雖與深衣爲異物而鉤邊與綴旁其用正相似且古人於貴賤等級之數必致其詳以此爲准恐爲無於禮者之禮也○袪 袪袖口也檀弓曰鹿裘横長句袪句 袪裼之可也詩曰羔裘豹袪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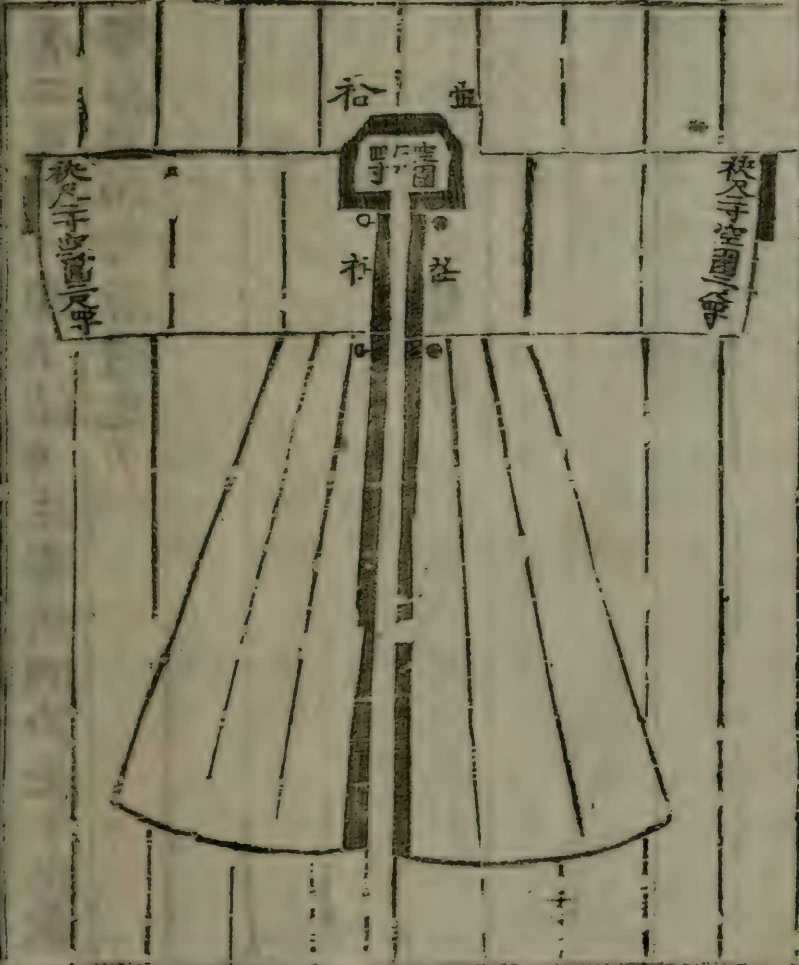
袂是袪口大者袪是袖頭不稱經曰純袂緣純邊各廣寸半於袂必著緣字然則袂口外別有緣寸半以爲袪而以皀縇純其上似非純卽爲袪也○純　袂口裳邊經無表裡皆純之文恐或只純其外也惟曲袷說文云衣無絜爲袷卽袷字之義似當皀縇四寸夾縫爲二寸且不云純而云袷則似當布外別綴如今上領故亦云曲領也或云袷交領也兩領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未知孰是○負繩　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故云負繩也○大帶　玉藻天子諸

侯大夫士居士弟子之帶皆不同而其曰凡帶
有韠無箴功韠說文云索也爾雅云以竹為索
所以維持弃者蓋編索為著以帛褙起不令貼
屈如今品帶之質不用箴線為功也又曰諸侯
索帶終紕大夫索帶紕垂士練帶韠下紕然則
以帶邊所飾為貴賤之等諸侯紕終其帶大夫
不紕其腰紕其垂紳士則惟韠下為紕以此見
之帶之有韠亦不竟帶而未詳其制又曰大夫
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紕二寸
再繚四寸然則惟大夫之大帶為四寸士及君

大夫雜帶皆以二寸再繚之爲四寸未知深衣之帶爲大帶爲雜帶也或者謂冕服之帶爲大帶燕服之帶爲雜帶士賤無冕服故無大帶則深衣之帶亦恐以二寸再繚爲是也曰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帶之左右屈而爲紐仍合并其紐用組約之令不解也組紃三寸其博也此則恐指大夫以上大帶所用之組而言也若大夫雜帶及士帶則本二寸豈組博反廣於帶乎恐以次而差細也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引子游之言以爲三分帶下爲紳

居二焉紼句縪句紟句三齊然則紳、長下與裳
齊亦未知何所據也

深衣圖



○言語即華語文官凡言文官在東班者皆是五品以下每歲十二月會承文院講漢語二書或吏文五分以上賞加一資不通者降一資武職外官則否無故不參者罷職○相臣一員坐承文院與本院官員承文院官員則有故者外齊會及吏禮曹堂上臺諫各一員合坐試講

一四學及各州縣學每三朔一講漢語其內舍陞試時本經外必講漢語二書陞營學及大學內外舍及陞朝同漢語今所用老乞大朴通事等書皆俚俗騃驓之語不足講習宜別擇經史語錄以及物名度數凡閑人事無害於義者條條編集如朴通事例爲一卷書又以五倫全備記其中續添俳笑條及歌調可刪者刪取成書爲當二書皆具諺解以資講習可也○又二書之外并與四聲通解正音指南雅語指南等書京及各道營學刻板俾諸司及各邑學校皆印藏數十件且使人人得以印看可也

本國言語文字既爲二途東方諺文亦有音無義政事經學以及事物名數多礙滯難通至於事大之際國家機務徒憑舌人是豈小事哉夫人聲之輕重遲疾風氣所拘固有不同者東方之音輕清而淺促然中國之地四方之人亦奚必均齊哉唯其同其音而一其語語之而無不通是則天下之人無有所異也昔我 莊憲大王一新百度有意於是既設承文院令文官始出身者必習漢語吏文又撰四聲通攷以下其音又令凡百名物皆稱以漢語至今尚有傳習者每官府開坐吏輒唱日禁鄉談則府中上下於凡物名皆以漢語不得用鄉談今其

制雖廢而尙有傳習之可見者如當直曰當당直디家事曰家갸事ᄉ下處曰下햐處츄銅曰銅둥頭盔曰頭투盔킈大紅曰大다紅훙紫的曰紫즈的디鴉青曰鴉야青칭倣的曰倣갸的디網巾曰網망巾긴團領曰團퇀領링帖裡曰帖텨裡리腦包曰腦랖包밮錢糧曰錢쳔糧량甘結曰甘간結기帖子曰帖텨子즈之類然日用言語仍其鄕談故衆楚一齊之勢不能漸變而終至還廢今則文官之通漢語者絕無矣如欲追 先王之志而變夷爲夏卽民間言語縱難一變凡諸文字皆從華音士子所習經書諺解一以洪武譯音卽洪武正韻翻譯使之講誦如此則言語雖異字音則同也如此則其於言語亦思過半矣如本能然則京外學校之士必使本經外依上式講習

漢語稍待能通然後陞次而凡在五品以下官皆令歲一試講以升降其資可也如此則不必置承文院諸官但令出身者習之也

○度量衡工曹制造以頒諸司諸道諸邑審究法原用銅精造須諸司又須諸道諸邑令各藏在官府而依式精造烙印行用凡造度量衡皆刻其年月官司號○度之制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之制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衡之制十釐爲分十分爲錢十錢爲兩十六兩爲斤秤小稱百三斤中秤大秤一三斤

爲民式

一每歲正月京則京府外則各邑懸度量衡於市以

一私處所造每春秋分京府各邑平校烙印

一每觀察使巡到必納各邑所用度量衡校驗其有不如式者罰之

按古今以十斗爲斛即石而本國以十五斗爲斛是乃襲謬因苟而然失筭數之紀乖度量之用宜釐改之以十斗爲斛或以爲本國斗小十五斗當中國十斗故如此是亦不然果令斗小則當改其斗升以求大小之眞不可不正其本而欲齊其末也夫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十者數之極也是以積勺爲合積合爲升積升爲斗積斗爲斛皆以十爲是以古者斗小而十斗爲斛今中國斗大而亦十斗爲斛十斗爲斛古今不易之制也苟不可易而易之則物失其則而用乖於事夫如是故今斛擬之於數則失其紀准之於法則違其度以之會計則奇零而難用以之駄載則過重而難運是豈可以仍循苟且而終不之改者乎且本國斗小未必爲失而中國大斗亦未必

是古斗雖不可見按魏李悝之言曰百畒之田平歲收粟百五十石大熟則四倍收六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人月食一石半云則粟一石半爲粟米七斗矣又漢諸葛亮一日所食不過數升而司馬懿以爲食小事煩以此等說推之則今本國斗與古斗不相遠而中國斗失於太大也今中國斗倍過於本國斗而此則稱唐斗又有小斗較唐斗僅半者謂之周斗云大抵量之大小則定律管而求聲氣之應然後可以得其正矣而至於十斗爲斛則乃不易之定法也

晉武帝時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摯虞論之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

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
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
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
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
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
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
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
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
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
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小而

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宜如尚書所奏一制嘉量置於闕庭以爲永世之式嘉量合法則度衡亦可考矣○於闕庭一畔別造屋如今碑閣以儲之

按舜之巡狩同律度量衡而孔子論武王反商之政而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又夏書云關石和句王府則有而周量刻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永啓厥後玆器維則盖聖人既一天下之長短大
小輕重之式使凡造作出納交易之者咸有則焉
而奸僞無所容天下均平率歸其極而又慮歲久
而或差也故設關石於王府造嘉量而垂法以為
後世取準之地聖人之意至矣下逮秦時商君亦
能一衡石丈尺雖其所謂衡石丈尺或非先王之
舊者而猶知沿而行之也至於後世則鮮或舉之
矣無恠夫國政不平民僞日滋萬事紊亂莫知其
紀也明王有作宜講究法原真得其正然後鑄為
其式須行四方又依古法作為嘉量置之王宮以

爲後式可也

周禮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鄭玄曰消湅之精不復減也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乃積千寸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均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得以平量而不租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時是允信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信至於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王昭禹曰量之爲器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也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夫黃鍾爲律之本而宮爲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黃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宮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則以量爲法則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也○鄭敬仲曰量之爲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之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范者也

漢志五度之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唯引十丈曰引則用竹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不滿之處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

狀似爵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蓋引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爲之爲宜也○丘濬曰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律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然後世於度量二者用木爲之度間有用銅者而斗斛之制則用銅鮮矣權之爲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爲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參用之所以爲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爲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

○凡制造之麤惡不如法者及濫巧過度者禁之

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緻同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方愨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爲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前則因其作而戒之後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

按先王之世百工餼廩稱事凡爲工匠者皆有定業而得食於其事又從而有不如法之禁此所以器皿絲布之類無麤惡不可用服用玩好之類無淫巧蕩心之物也我國法制不明而以力爲制工匠未有定税而隨聞勤使不酬其直古者工匠歲稅有常數常稅之外更無摧侵凡爲公役皆償其直故能者獲享而各勸於技本國工匠未聞有常稅而官府但隨名捉致威力役使不給其直風俗如此故有勢者亦因假官令名之日行下捉致役之能者每被苦役而不能者安逸無害故百工制造無一不麤非人才智爾殊也法

敎使然也四民得所勸戒有法田制既行而曲校有法則自然

四民得所矣工商有定稅而無橫侵官工有常廩而考其功上下其食則勸戒有法矣然

後宜令有司以時發禁市上凡麁糙不堅緻不如法淫巧過度足以蕩人心者皆罰之可也凡事若不使人知禁而陷之於未然因以成咎則難可變今之麁布亦其一也夫然後知先王之世工匠所造市上物貨莫不有式有禁其意深矣此乃所以正人心興事功同天下保風俗之一道也

又按李覯曰理財之道去僞爲先民之詐僞盡其常情矧玆市井餙行惏慝何所不至哉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趍之矣豈

惟愚民見欺使人姑曰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尊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丘濬曰市肆所陳雖工商之事然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於斯此二言者皆深有所見提設之要者不可不念也

○凡家舍貴賤皆有其制法典大君六十間王子君公主五十間翁主及宗親文武官二品以上四十間三品以下三十間七品以下及有蔭子孫二十間庶人十間或五間此私家毋得用花拱草拱丹雘此則間架不在○造家地步數見田制篇度地貴民地數冬官所當掌

按家舍傳子孫公卿之子不必爲公卿所以傳田

一家不可令卽撤若新造家者則必須依令無逾也

○道路橋梁工曹本府考察修治都城內路大路廣三十六步中路十八步小路九步凡路兩傍皆有溝渠大路溝廣二步小路一步溝廣不入路數內道下皆倣此道路溝渠分授各里長不得侵占掘取或投污穢之物外方邑城內路大路十八步中路九步小路六步及凡道路大路自諸道達京城之路十二步中路兩官相通之路九步小路自鄉村達邑之路六步其次又村間陋達徑路其廣步皆有其制凡官路每十里立小堠三十里立大堠堠刻某府東距幾里地名某南西北同

或曰道路寬廣若是何也曰京中之路不但開列市廛通行軒騎民庶之繁法駕舉動時隊衛百

官不如是不能以整列而行外方郡邑雖非京比
亦必容市廛人民之衆及凡道路常時必容行旅
車馬之通軍事亦有師旅之行故也今京内道路
則既寛且平無可改修至於郡邑率多苟且者又
間有當新築城池合縣新設處其舊邑宿路雖不
可猝然盡改若新築新設處則街衢道路預爲經
度分畫使民知避田野之際作頃時亦必預畫使
民無犯徐待民力有餘以漸治之蓋今俗不知用
車故其治道也例是苟簡任其狹仄俟民業有定
出力平治使皆用車可也苟一番整治則後無別

段費力不過年例修補而已按古者都邑前朝後市此制極好但我國地形不平例爲因山爲宮勢不得後市只宜如今開廛於街道兩傍而稍遠王宮官府使得內朝外市可也○市廛本聞城邑者今法制未備郡邑無市廛而散出場市於遠外空荒之處其害非細城邑之路依此展治俟後人民庻則宜使旁開市廛如制也

一凡橋梁以漸作石橋

按道路橋梁亦王政之所必理者也今我國橋梁之作公家不與知而必待僧徒私自勸緣爲之其政廢俗弊也知此四民定業然後待力有餘暇其可造成處以漸成之可也量出財儲以國儲稟報會減依式調役凡一歲用民力有常數○若僧徒未罷前則先以僧徒或雇役給價募人

以役○凡工匠輩皆唯酬其直以石爲橋永使牢固今土木之橋毎歲勞費必作石橋然柱橋不如虹橋之完牢作虹橋尤好

○凡諸司諸邑諸營鎭諸驛並置大車便車曲車杠輧以輸物令民間亦置田車以便輸載其險阻處亦不必用

按舟車之利大矣陸地所用莫如車我國雖土地不平其平夷可以用車處亦多而俗窒不知用宜令自官始之使民興行也今村閭道路任其狹仄不加平治者亦是不用車之故

○藏氷京及各邑依今例外各鎭各驛卽察訪道皆許藏

氷浦邊漁戶及站店鋪子等亦不禁私藏

按今例各邑外不得藏氷宜令鎭驛站店皆得藏氷使爲官者遍及而庶民疾病行旅暑渴者亦得以波及焉

禁僧尼○凡僧徒不得受田田制行則自如此○雖田制未行前亦不許僧徒有田○今僧徒田役民告官耕食三年內主僧不還俗爲民則令永棄己業○又今或有寺位田者竝則尤當革罷以給民

今僧徒游手游食寔繁有徒居處器用僭擬王宮平民逃賦相率以入由是異說昌熾人心蠧錮民財耗國不爲國爲政者悉使返之南畝

而後可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蕃萬民而裕邦國

矣

一行諭國內僧徒令皆還俗今僧尼還復爲人謂之還俗姑仍令稱○還俗者復其身三年乃屬相當職役或爲軍士或爲工匠皆依其願入屬其能文可任事者擇屬吏任若或士族通經書願入學者亦聽 其不還俗者徵贖布定其期限限內不還者徵贖布十疋

先以綿布三十尺告以六令受驗帖無驗帖者到處糾察論以律年六十以上者免徵布○其驗帖該曹總之分之各道各邑詳數准給其某郡某寺年貌父名以爲後式隨給置簿藏於本邑以爲後考

或曰近來諸山城有守直寺使僧居之除雜役此則何以處之曰若仍令之爲則山城守僧當免贖布賦事極苟且殊異制禁本意拒反差山城本不當有而責者也亦誠而可設邑則宜爲邑城聚居

民處宜可使僧者守若高山嶮不可設邑而別設爲山城者則皆當撤罷者也其說已在兵制議

祀條

一凡寺剎營造者主者杖一百沒入其貨物守令聽許印給

勸錄文者同罪凡空寺材瓦撤以補公廨之用

一自今以後謂立法之後令民不得出家爲僧凡爲僧者沒爲奴限其身爲官奴或驛奴◯許人斜告者四口賞一使之爲奴亦限其身與子爲僧徒身者與者受者俱杖八十邊遠充軍

一凡有公家大小役役以僧徒僧徒未盡還之前則凡有公家大小役役以僧徒一歲無過二十日皆給料如常式

一凡寺剎鐘鼓皆屬公小磬之類姑勿論其鍾之盈尺以上並屬公大者則懸於

城門以警晨昏數多則合鑄爲六鍾而懸之若本邑
已有則爲邑輸之其餘則悉以爲鑄錢之用亦有賴
械軍器等物及書籍
牛馬者皆治罪屬公

或曰舊例度帖丁布亦二十匹今此贖布亦以二
三十匹以深示懲革之意如何曰凡事太重則反
有所不行處今寺刹遍滿山谷緇髡相半於平民
如是者幾百年矣且國家失政民不勝其役故不
得已逃於彼者多本之則非其罪也宜先明教化
輕賦役令君子知道小人樂業如此而又爲之制
使知禁戒則彼豈肯違天性悖人倫冒法禁而爲
僧也哉法行既久彼將自息不患作法之不急雖

忠持法之不久也

唐高祖時傅奕上疏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旣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其爲害政良可悲矣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今

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刻繪泥像以惑黎庶國家安
有不亡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
産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耶昔高齊章句
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毁宰臣內見疾妃嬙陽忌
陰誇卒以譏死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

太宗嘗問奕曰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
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象
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
而無補百姓也帝善之

○巫覡淫祀亦嚴禁犯者身主家笞三十其罰布二疋或朝官而有犯者則削其仕版巫覡杖六十
或罰布四疋○巫覡凡有病人救療事則役之救瘡
有裁縫工役等事則使之執役其傾納巫衣鉦鼓不
復爲巫者聽其里人爲保並爲納招而除其役後若
不改其習治以全家之律並坐保者賄免賭並粘

隨錄卷之二十五

隨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續篇下

奴隸

奴隸攷說

籍田

籍田攷說

養老

養老攷說

隨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續篇下

奴隷

凡奴婢從母役之法盡一均用今法公私奴婢從母役而奴娶良女所生則又爲從父是法不盡一而准賤之從矣宜盡定其法使有歸一奴娶良女所生亦從其母

按賤者國俗公私奴婢謂之賤人從母之法始於高麗靖宗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之道也人類而處以禽獸豈法也哉然原其非法之所自則國俗之使賤人多驅勤無容無異牛馬鷄犬旣使之如此而欲從父則奸亂之訟不勝其煩故不得已如是耳然則非

從母法之非乃奴婢法之非也卽奴婢以世之法至於後一世則仍其從母而母若良女則又使從父爲賤是法不爲法而唯驅人入賤矣非法之中又非法矣

各司各邑奴立役者皆給廩料立役者皆有常廩其數見祿制●京各司奴立役者數小則勿如今選上輪立以可合者擇來使居本司下

其不立役者身貢夫土物所獻謂之貢人身無有所謂貢者而本國奴婢外居者納身役之價謂之身貢

奴綿布二疋婢一疋皆納司贍寺凡京外立役數外奴婢則本司本官不私自收貢皆歸於該司得

其爲束伍軍者免貢入束伍者全免其貢得夫及收子雜色軍並同●奴婢年十六以下及六十以上者篤疾廢疾者子子女三口以二貢役者免其貢役○私奴入束伍者當全免其貢而奴婢未罷之前勢有所難行宜令減收一疋可也

各司奴婢過數者(即立役數外)許移給他司之不足處及賜牌(其外居奴若本邑不足則許移屬其邑而免其貢)各邑則許移給旁邑之不足處(驛同)

公私奴爲京伍軍者試才累度居壯則特許免賤(私奴則公給其代或給價此條詳見兵制)

今之京各司多無見存奴婢丐奴婢之役上番軍士及貢物主人代爲之宜令典僕居在本司下依例立役○外方各營各邑及鄉校各驛奴婢皆令居於本營邑驛底其久徙不便刷還者移錄於所居邑若有私自收貢或放役收價者官員論罪依

放軍收布律 田制行然後可絶此弊

宣祖朝栗谷啓言公賤選上之苦曰選上本意非欲收綿布也在京典僕不足於立役故以在外公賤輪立京役名之曰選上貪殘公賤累糧羈留侵苦萬端有所不堪始以綿布償役今則只徵綿布而已無一人來役者矣民生日困戶口日耗公賤亦民也豈能獨完輾轉流亡不能生息而一償選上之役則其免敗家者鮮矣二年納貢一年選上大率三年必一敗家而公賤之苦極矣加以謊書色吏分定不均鉅切婢衆多之邑有賂則小定雖僅存數口之巳無路則多定ㄅ二能支則侵及一族率民亦被其苦矣既臣之後雖公明均定亦不能救矣若不變通後患無窮臣愚以爲改身役而受綿布巳非大典之法則今亦廢選上而加身貢也願 命該官詳考奴婢案據其現存之數以旁年奴貢總綿布二疋婢貢一疋半部計幾句以其互分之二儲于司贍寺爲國用以其五分之三分給各司以准遞上之役綿木不足則量宜減十役之

數夫如是則公賤有定貢可以預備無猝辦之患收貢有定簿無所刪改一絶奸吏之術號令不煩而民受實惠矣[illegible]

〇栗谷曰當今田不改量陳荒之地未免於收稅釋敎尚存游手之民未反於田畝從母之法不用於良女而良民盡化爲私賤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雖堯舜在上亦將無以爲治矣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竊聞中國四邊之城碁布星羅不知其數而能保固無虞者以濕天下之民士夫之外非農工則軍而農工所作多歸於養軍故也三國鼎峙之時不惟自

相侵伐而日本靺鞨迭擧入寇歲歲戰亡之卒動以萬數而能無斃而復振者以奴婢之法不廣於世而一境之民都爲上用故也高麗以後統合三國宜乎兵衆力強無往不克而動輒敗北卒以不振者實由奴婢漸廣僧徒日滋而爲上用者寡也及乎我朝軍役最苦民不堪支有子者不許山僧則娶賤婢爲妻有女者嫁賤奴而受直冀免一族之侵况如內需之奴則特完其戶竄民之殘破者尤爭投屬目今新闢之田新立之戶則都是兩班與內奴之田戶而良民日去則日見消縮正軍之

數不滿二十萬云雖并戶率而計之不滿四十萬矣噫此數十萬者雖或盡是精兵設如前朝之季倭船雲集於下三道圻黃之境蒙古紅巾蜂午於兩界之地則以此數十萬不能分禦也明矣況於二十萬之中實無千人之可用者乎嗚呼恬嬉之極釁孽旁成制變之具踈弱如是年前雖有奴婢太多之議而各牽於私未究其本而止臣實痛惜也

按奴婢之名本起於以罪沒入無罪而使爲奴婢古無其法也夫以罪沒入者亦不罰及後嗣況無

其罪者乎中國古法雖以罪沒爲奴者有一免再免之限至三免則爲良人雖有終身爲奴者亦無及於其子之法蓋罰不及嗣之義也本國奴婢之法不問有罪無罪惟接其世系而百代爲之奴是以或無知賤夫而制人死命設令賢才出於其間而亦錮爲人奴此豈理也哉未知此法何時作俑而蓋漸盛於高麗之初三國以前雖有奴婢而惟以犯罪贓盜沒入及戰鬪被俘而似是無世世爲賤之事麗祖統合時克敵討叛多以虜獲給功臣爲奴婢仍使世世爲奴至於本朝則制法又驅人入賤有入無出故賤者漸多十居八九良人漸少僅存一二今法賤人既爲從母而若父賤母良則又爲從父爲賤惟驅人入賤有入無出又軍役之苦故民有子女嫁娶多與私賤而良民漸小矣此法不待數百

年國必無民而今之僅存一二者蓋奴婢逃匿者及兩班庶孼之殘微者耳非但國無公民盡爲私有一人之訟或爭辨十年而不決奴婢既爲財物故族親爭訟者固多又其奴主相訟者則主者曰彼乃吾舊奴某之子孫也奴者曰吾祖先乃某人而非此名也小民系派人不可盡知而文記真僞又難以辨故一人之訟至於百人驗問丁年持久而不能決者一奴之捉或侵擾九族而未已凡奴婢推捉非侵其族屬則不可得故因繫之害及於萬民而其勢無已此其弊極勢窮不得不變者也即今變通之宜當仍其從母之法均用畫一謂良女所生則從良可也而如王政已行正百度而洗偏陋則奴婢之法在所必罷較然矣然古者封建采地故卿大夫不患無其養今之中國有傭役

雇工之俗故士大之家居者亦有代勞之人中國雖有奴婢皆自賣爲傭者無按系爲奴之法大槩爲人後者准傭奴及限年雇工者云本國則此
法行之已久習舊俗成大夫士皆賴此而家難可
猝革必風俗漸變上下漸厚雇工漸興然後乃可
罷之所謂罷者亦非卒然盡罷見在奴婢但令止於見在者而罷其世奴之法鬪撤妹○若令行此法則當限立法年月自今已前所生者各令其主告官立案且藏於官非此後勿聽理或曰
本國民心風俗不比中國人無爲雇工者奈何曰
在今言之孰不以爲如此哉然法變則勢變勢變
則俗從而變是皆溺於今而不知此者也今夫奴
婢人之待之也不以人道國俗待奴婢絕無恩義飢寒困苦以爲其分而

不之恤雖以刑法驅以笞杖生殺有同牛馬而非奴婢則人不之役非
奴婢則不役於人風俗如此孰肯爲雇工哉今如此而
亦往往有爲雇工者若上之待下既有恩義而無奴婢之世
錮無奴婢之偏寃風俗如此則凡貧下不能自立
者皆將自求傭役矣豈患雇工之無其人哉若奴婢新
小則上之待下自然漸有恩義如此則民俗亦自変若奴婢役止其身而無世世傳賤之法則非但
雇工入之衆亦必有自願終身爲傭者矣夫趨利避害萬古天下之同
情豈有今異於古東方異於中國之理哉俗苟變
矣則人之安於彼也不啻今之習於此也今中國之俗貧
窮下及無依者皆求爲人雇工而食於其力不但爲雇工者擇主家而爲之主家亦擇人爲之雇

工役厚田多者雇工至於數十百千村居之人亦有雇工而多寡皆隨其厚薄貧富卿大夫之家各分雖嚴衣食周足村民之家視之如子以故不必乞丐之人為之民之多子者亦多與人為雇工云即今事勢則固然矣雖論以公田既行之後亦無所異於今何者公田之時亦隨有田高下出品田有多寡之科其有貴賤貧富則尤整然有常舉無無并以得均受而大夫士外無游食之人故農者益衆而人常有剩矣又況天下雖無禁限而不能自立者自不為無人大夫士不患无代役之人矣蓋公田之法但令貧富隨貴賤貴賤隨賢愚而已其他凡百儀等之差與今例皆一樣耳

曰是則誠然矣若一以恩恤而無所威制則其無上下無分之弊耶曰禮法明則尊卑之分自定矣是以律有雇工罵家長告家長之罪以至罵告家長之緦麻親者亦皆有惡法教既如是則凌慢之患非

所慮也有息與有分本不相悖非必無息而後乃有分也今中國僱工之入其不願者則初不爲之或限滿不復而已在其家時則不承必有違慢以有國法故也法敎如是而曰以成俗故僱工後或貴顯若値舊主必極尊之苟如是則賢愚皆得其分上下各獲其求上使以恩義而下亦有忠勤者今奴婢唯以刑法把持故爲主者不得不御以鞭笞爲下者亦絶無忠勤者非唯賤者無寃抑之事爲主者亦坐而得人擇人而使而無骨肉爭訟之弊無遠地推捉之弊無請囑借力之弊者今奴婢雖有不良者難於退黜皆以不良見黜則善者皆將黜爲不善而求黜故不能也且今奴婢外旣無傭役之風故雖有隣里可傭之人而彼此皆不相求必經越遠地而推捉奴婢其推捉也必憑藉官威拷其隷挨而後乃可現出故貴勢者不免飛簡發差

作弊八方無勢者請托行賂借人之力往走千里而多有不得推捉者又或有中路見害者豈非至公至當之道哉凡至公之道上下左右無不均宜豈有至公而偏利威入不便於士大夫乎苟如是則天理得人情順詞訟簡政刑清風俗厚禮義行而民安物阜食足兵強之效自在其中矣今國貪兵削不能自振者奴婢法之故也強弱相呑爭訟煩多骨肉相殘風俗壞敗者亦皆奴婢法之故也當官者鞭笞滿庭簿牒雲委揮汗疲精不暇念及於政教者大抵皆奴婢田地之事也假使一一得入神明剖決亦何有益於天下國家之治亂乎此弊已祛則國理家給民安物阜三代之治不難致矣○若夫官府僕隷之任則旣有定祿不待奴婢而自不患無充立之人矣今各司各官皆役以奴婢不給料故積至數百年奴婢宜不可勝計而逃散無定或數多之處則額外有餘而爲官者私自放役收布不足處則一人至兼七八人之役而危不勝其苦苦令酌事

定人有祿代耕則豈有此弊哉

或曰此法世平人衆之時則不患無傭役之人若亂後人稀田曠之際則似難有矣曰亂後人多無係亦不無其人且以亂離死亡之餘言之則雖有奴婢法人之死亡者獨非奴婢乎大槩天地間自有貴者有賤者貴者役人而賤者役於人此不易之理亦不易之勢奴婢改法之後卿大夫之家與今日事亦無相殊但傭役之法則賢愚貴賤各得其分而人勸於德義世役之法則貧富不繫於貴賤貴賤不繫於賢愚而人勸於爭奪此其所異也此與公田貢寧皆一貫事理也

天下之通義只是治人者役人治於人者役於人而已是以使令之盛僕隷之衆僅在官者爲然若夫家食者則本非所當論也但後世除罷不常大夫不無無官之日故田制既置品級之科風俗亦有傭役之事凡上所論亦曰今形勢而言耳蓋後世事異封建仕官制祿繇不能一

如古制亦必久任而後治效可責重祿而後廉恥乃行至於本國則數遞輕祿尤爲輕弊若罷奴婢尤不可不久任重祿

今我國以奴婢爲財夫人者同類豈有人以人爲財之理古者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是雖天子諸侯只是爲理人之任而未嘗以人爲己財物也今本國之俗則問人之富必以奴婢田地爲言於此亦可見其法之非而俗之痼也

我國奴婢之法其事理是非亦非難知而凡人則各蔽於目前私意皆以爲難改矣若夫人君則代天理人國是吾國民是吾民豈可更於其間別作

奴婢以害吾民乎曰此侵及隣族流毒衆庶是自病其國也其爲得失不待言而見矣此則欲改便改元無難事

奴隷攷説

周禮秋官司厲鄭玄曰犯政爲惡曰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贜加責沒入縣官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隷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隷之奴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有爵

（謂命士以上也齓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司隷掌五隷之法曰罪隷（盜賊之家爲奴者）蠻隷閩隷夷隷貉隷（征四狄所獲者皆謂討冦賊爲暴者也）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轉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隷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曰隷人涅廁）掌師四翟（狄）之隷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按周禮此下五隷各有其屬凡四狄之隷主爲養馬牛鳥獸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按古者奴隷皆其坐盜賊没入及誅捕四夷之爲盜賊者而爲之無凡人爲奴之事雖坐盜寇爲奴然罰不及嗣無世世爲奴之法又其役之也皆司隷主之以役諸司之事不散屬公私諸處各自爲主也

○漢高祖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文帝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没入為官奴婢帝即位哀而赦之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

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董仲舒言於武帝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幷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然後可善治

元帝時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時貢禹上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爲庶人

馬端臨曰豪家奴婢細民爲饑寒所驅而賣者也官奴婢有罪而沒者也民以饑寒至於棄良爲賤上之人不能有以賑救之乃復效豪家兼幷者之

所爲設法令其入奴婢以拜爵復役是令饑寒之民無辜而與罪隷等也況在官者十餘萬人而復稅良民以養之則亦何益於事哉

○光武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以略人法從事

○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贖爲庶人建德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百姓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没於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得緝者終歲裸體任其死生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没官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師配嶺南爲城奴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

凡免皆曰恩言之

按唐志刑部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免凡反逆相坐沒其家配官曹長役爲官奴婢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爲雜戶亦曰官戶二歲五番每番皆一月三免爲良人六十以上及癈疾者爲官戶七十爲良人

韓愈傳袁州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州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償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宗元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老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

韓愈於穆宗納言於朝曰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州界內得典貼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者凡七百餘人准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鞭笞役使至死乃伏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因勅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

生訛不感荷聖德

○宋太宗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貧人負富人息錢無以償沒入男女爲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

籍田

親耕歲孟春之月傳記親耕雖以正月然亦當以實正月非耕田之時二月似可擇吉日王乘耒輅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百官耕東郊躬耕籍田以供社稷宗廟山川之粢盛王妃率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以獻于王付奉常正奉常寺官主籍田耕日王冕而青紘躬秉耒王五推五反羣臣以次耕

天子三推諸侯五推則世子七推公卿九推正二品上大夫十二推四品上郎以下十五推四品下有司郎奉常寺官率其屬郎籍田屬頃夫所耕竟訖播種即覆禮畢還

駕乃頒下州縣悉備其儀焉

籍田置於東郊田數見田制其北設觀耕臺

牛則以司僕寺牛擇備二十頭屬頃耕牛則令其頃夫自備俾無

民弊州縣亦不簽民牛以經費給直借用

耒耜及器用工曹造之耒惟白木如常耒不得施文彩雕飾

去酒樂酒與樂則一切禁之膳夫只以晝膳從百官亦令自備晝食而已國語雖有陳饗之文百擧俱失去本日遠而終歸害民者皆由是切宜去之

先農按漢以來籍田祀先農然經傳無所謂先農者

禮記月令亦曰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註謂以上辛郊祭天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無祭先農之文亦無同日祭之之文以此觀之祈穀之祭當歲有定日矣雖祭先農亦不必與親耕同日也

又雖具曰祭先農亦當去樂今山川雷雨等非宮廟之祀者則皆不用樂此亦在郊外不用樂爲當

若設樂則當吹豳詩擊土鼓也

籍田攷說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

師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籍借也謂借入力以理之倡率天下使務農田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籍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推墢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躬秉耒三公五推諸侯九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內宰詔后率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大常餘穀穜黍稷稑穜稑使內宰後宮生之者示衆蕃孳息之義且佐王於耕事所以俱自盡於郊廟也稑早也穜晚也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耨鉏也王籍謂王者籍田千畝所親師公卿以下親耕之處也庶人終於千畝故曰帥其屬耕耨下籍入其民也傳曰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

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籍籍田紘冠冕之繫所以爲田者先古先祖耕必冕服所以敬其事也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天子籍田在南郊諸侯田在東郊耕陽事東南皆陽地而南爲太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北東者小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粢黍稷也盛器謂簠簋舊儀春始親耕于籍田官祀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先農神農也五經要義云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爲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神

之祀以爲粢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爲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耕於定陶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一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祀先農已享（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東郊

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北千畝）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東晉元帝將修耕籍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祀先農不賀循曰漢儀無躬祭之文然王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乃先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親耕（時史學生山謙之以科鳩集其儀注奏聞詔言酌御衆條定圖註）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

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一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者通天冠青幘青衮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幘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孫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令率其屬耕竟畝洒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

縣悉備其禮焉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二月親耕籍田

養老

養老禮每歲秋或春人君視學乃行養老之禮於是賜境内老人米肉八十者九十者有差士大夫加絮帛

視學有拜聖之節如今謁聖時行禮儀按禮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而疏家謂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未知是否當更詳之

唐志養老禮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

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
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尚食具牢饌前
一日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
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羣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
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羣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
北上又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
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
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皆不屬焉皆莞筵藻席衆
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向北上皆蒲筵緇布
純加莞席太樂令展宮縣於庭設登歌於堂上典

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扵縣東西六品以下在
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扵其南諸州使人
位扵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扵文武官之後設門外
位如設次又設尊扵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皆
以罍爵其日鑾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
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
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
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二舞入羣官客使以次
入初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扵其次
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

庶老則有司預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内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外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從三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小卿引導敦史執筆以杖各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入立於

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答肅拜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坐前執爵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坐三老乃論典訓格言皇帝乃虛躬請受敎

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遂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按養老禮雖不能歲常行之賜老人米肉則每歲禮部 啓稟舉行 京府各邑皆以戶籍校年施行

今制有養老宴每歲季秋行宴無論貴賤士庶八十以上者皆赴婦人則王妃設內廳行宴是雖優老之意然而與古禮殊不合古養老之禮

至矣蓋天下老者固衆不可人人而饗之擇其有道者而天子親饗於太學其衆老庶人則曰以致賜米肉以安之而已是禮也天子親執少者之禮隆以孝悌之道以爲天下則而民莫不興於孝悌孝悌之道立於天下而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親上死長之風成矣是故其禮重其道著其意深遠矣故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而衆德備焉者也若無論衆庶聚宴于闕庭則興孝敬悌之道不著而徒然宴樂之而已且其爲宴也特雜沓

無章難爲成禮而今耋期男婦咸來赴會則亦有妨於老者安之之道其視古禮不啻有相懸者矣蓋凡古今之制其事雖或相近其所以制事之本固各有在而其效之歸亦自有天壤之判人君如有治其國家盡亦反於禮乎

養老說

禮記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孔穎達二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挍年養庶人之老四代皆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養也上庠古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也其

禮尚吴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自五帝則有斯也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惇史史孝厚者也夏氏燕衣而養老改虞制而尚黑衣裳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東序東膠也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殷人縞衣而養老殷尚白而縞衣裳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禮食音嗣下同周制玄衣而養老玄衣素裳養國老於東膠膠之言糾也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虞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燕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爲

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飲食賜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養食必以其禮致之疏日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足一蹶而首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飲酒燕射之屬鄉射記日古者於旅也語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待養國老之禮畢卽行引戶校年之令恩賜其老者焉

傳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子親祭之者視學觀禮爾非爲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屢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能更知三德五事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

戲群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談說也歌清廟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象者周武王伐紂之樂也 有司告以樂闋也闋終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群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也 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耇老之言明問所愆上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代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者爲之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

更當爲叟

○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三月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帥羣臣養于辟雍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安車軟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五更無常先吉日司徒上太傅咨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盧植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爲五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軟輪迎送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屛交禮道自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禪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云所以養三老以教事父母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子答拜也譙周論曰禮尸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士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喜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矣中興以後從鈞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昭曰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太尊著故也於是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八月詔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於明堂設國老

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數展德音當克巳復禮以行采援禮畢乃賜步輓一乘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四月帝將視學以太傅燕國

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遂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舃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

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

隨録卷之二十六

書隨錄後

右凡若干條或讀古今典籍或臣思慮所及隨得錄之蓋皆切於今世所急者念自王道廢塞萬事失紀始焉因私為法終至戎狄淪夏至如本國則因陋未變者多而加以積衰卒蒙大恥天下國家蓋至於此矣不變廢法無由反治顧弊之為弊也其積漸數百千年以謬襲謬仍成舊規棼錯相因有如亂絲不究其本而袪其棼無以救正而在位者既由科目而進雖知徇俗之為便草野之士雖或有志於自修而於經世之用一作施措之方則或未之致意是則斯世無可治

之曰而生民之禍無有極矣區區於此深切懼焉故嘗思之自料窮與同志息所以稽古正事必補泄道者而事有緩急不可遍舉一事之中緒目百亥若不擬例無由明其得失之際乃敢條列掇其曲折以自識之於心而備其遺忘凡事若爲論說而已則終未能明盡必就其條節詳布曲折然後其是非得失乃形遇有明者當質之也其間有言涉典度而不以爲嫌者此非立言於世也乃私爲劄記以自考驗也嗚呼玆亦有所不得已焉爾

或有問於余曰士當平居所講明者道也而至於事爲則但當識其大體而已今子之不憚煩而屑

究思於節目問何也曰天地之理著於萬物非物
理無所著聖人之道行於萬事非事道無所行古
者教明化行自大經大法以至一事之微其制度
規式無不備具天下之人日用而心熟如運水搬
柴皆有其具以行其事周衰雖王道不行而其制
度規式之在天下者猶在也是以聖賢經傳雜論
出治之原以傳於學者而其制度之間則無所事
於曲解也已秦以來并與其典章制度而蕩滅之
凡古聖人行政布教之節一無存於世者天下耳
目既固於後世私意之制不復知有先王之典章

高麗英智傳於後者亦無由以得其詳也間有儒者論其大體謂可行之斯世而一欲有爲焉則施措之際事多纍暴鑄而終至不可行者以其徒恃大體而條緒節目失其所宜故也三代之制皆是循天理順人道而爲之制度者其要使萬物無不得其所而四靈畢至後世之制皆是因人欲圖苟便而爲之制度者其要使人類至於靡爛而天地閉塞與古正祖反也三代經制雖槩見於傳記而其舉行間條目今無存者難可得而詳之從入心目既與古事不相諳變故雖有志於古者猶未免蔽滿自其思慮之間已自疎脫不能如古人之實事其事是以必究極典制得其本旨推之於事以至條目之門節節皆當無有欠漏然後可永於行天下之理本末大小未始相離寸失其當則尺不得爲尺星失其當則衡不得爲衡

未有目非其目而綱自爲綱者也况其不[illegible][illegible]也則不唯小人肆其詆誣而君子亦未免有疑於古今之異宜古道真若不一復行於世者此豈小害也哉余爲是懼不避僭越究古意揆今事并與其節目而詳焉盖將以推經傳之用明此道之必可行於世也嗚呼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爲政苟有有志者誠思以驗焉則亦必有以知此矣既答問者曰次其語以爲識云

道錄卷之二十六

新類・八十